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錄監生臣葛勰錫

樂全集卷九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官人論

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沖氣三合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簡賢授任論才賦政勞於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

德舜之時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嶽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熈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拊必夔各用所長故善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有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理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

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槩論葢天子惟君萬邦國任三事揔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畀治其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紊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而責效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隋氏悉擥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繁錯臯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

不足以為獎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鑒不足以振頹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循唐舊今吏部之職分而五仕涂煩廣賢愚不可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乎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夫百司羣吏既非尊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

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畧可以安邊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樸忠可以臨大節孰有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彊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家輕重之所賴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於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淩厲名

節如張綱范滂者明慎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内與之為政外與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盩厔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息夫以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

朝廷虛空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人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采拔罔踈賤之閒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乎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於後掇所遺焉

用人體要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揔覽萬事之紀下賦羣吏之職恢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傅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察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鄉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於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衮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

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材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憲宗時李吉甫自承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内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

傾而朋黨之議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使人以器才畧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或逾紀而不改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散升沈取舍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安綏四表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因循成弊蓋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人之事助陛下官人者豈

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參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注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今外任之重國權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簡注宰司所宜慎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省兩制薦舉此固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位貫魚授罷無復區

選定馬於乾不知適變是猶按伯樂之圖而求騏騄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收其效必依階躡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職居刺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前代中外羣

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旣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擢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說豈英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攬萬幾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獎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

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脩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旰昃之慮而百職理矣

郡縣理本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度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

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筦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而不揔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揔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受國寄用勢望甚雄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捃拾勾剔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筭正一胥史

可辨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循之弊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纎秸之微誅效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占郡府署爲豺狼之窟州縣爲虺蜴之宅以至暴於天聽達於四方而外臺猶莫之舉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回

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作建一功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慝已落深刻之謗故雖綱膺之蒙寄任於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盖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譏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四出察羣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戮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

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民謠以升聞廉正殉免庸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迹實錄其善惡之狀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襃勵之道至於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於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遺

恩澤下流而無壅矣

考功之法

臣聞三考黜陟著於虞典三年比校具於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達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畧著於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薄厚為政之迹良可槩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於

刺守取刺守於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謠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爲脩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慼偈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擥下權末品

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察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臚唱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

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獎羣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於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參文猥及毛細之事逮於筥釜盆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淵歲未調銓衡驗覈第能駁其文字小訛日月微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解遠縣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雁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

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羣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於民嘗管幹某事能辨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大姦猾去民蠹害某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之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校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於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時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於王府移

副於考功伏望朝廷慎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序或上於宰司或列於審官或報於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焉凡吏涖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於

後吏知乎苟且非干時之術必勤於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於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舉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裴之弊迹不少善乎

辟署之制

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羣士皆命於其君王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傅相

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置立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事列曹衆職悉任之於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覈人材於外吏部銓授於中而辟署之制仍行不廢隋開皇中內外庶官因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稍復其制採訪節廉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延請其已就署條乃上聞未奏報者稱攝旣王命者同正肅代之後獄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刺史專戮二千石凡諸辟用悉兼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

職出臨方面自介倅賓佐逮諸掾吏得自王官請辟相承惟舊於政殊無損者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託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使奔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游勞由是復止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彙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者上所尊禮而信用者膺共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

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既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之是故涉乎請託矣魏盧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而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取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分

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贊助有聞自用常科而奬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倖私有駭衆之迹自可使憲署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懲示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延者有顧慎之意礪名行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脩舉翹楚必刈白駒可縶上為掄拔以漸之道下免滯淹不調之歎干旄好善雖紀浚郊之美棫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

樂全集卷九

樂全集卷十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宗室論

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飲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脤膰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

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毗輔翼獎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孫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埶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子立無救四方瓦解遽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摇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鄄城武若任國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

待賦託孤寄命本根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途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永嘉之後禍變九作自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嘯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剎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於江左焉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蹙逼京邑故自晉世逮於宋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鎮督之於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䖟斧枝幹都盡枯枿兀然股肱悉除但存胷領險慝之人以為利姦雄之臣以為福故

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教凶德之大其惟內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征討巖廊謨謀書勳鼎旂流芬史諜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於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疎間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基憑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棣華既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

達於四方者矣至於爵德官才敎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慊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要敢僭論焉

皇族試用

臣聞周之五等分土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亾弟及故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為羣公子公子之子為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踈則各以其祖之所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謚因以為族以綴親別本而各仕其國為卿大夫士焉漢之封

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絶後武帝復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為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其宗室同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為牧守中外遍處惟才是用故諸劉繁衍彌漫乎天下曹氏裁制藩戚最為無道至於隔其兄弟吉凶之問禁其婚媾慶弔之禮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離恩絶義斷弃天常能者被拘才者不試故曹植自比圈牢之養物求一効死之地而不得氣類乖疎公族翦弱故司馬氏乗間而起

如襲虛邑焉南北之際晉宋之事尹正王府督領藩鎮兵戍之地險要之都必命宗枝分居岳牧爰及隋唐末之替也我國家祥符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絶外授初無他釁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千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忌焉蓋以其驕貴放恣鮮遵軌度罔自抑畏不知小人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公為百姓計上全親親之義下為元元之福爾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深長古者族食世

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枝百世衍大蕃昌有埶文如向歆材畧如𮒀勉又可以勿用乎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上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譏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於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事内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又豈生而知之

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脩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親疎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為州郡別駕漢之藩國衆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進而敘用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慎者以備王室爪牙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盤維之固豈不益為廟社之休乎

諸院教授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羣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矣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開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

禮今諸宮院講説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驕貴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為慎擇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質之人純重規矩之士俾正言日入於其耳善氣薰襲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為令名嚴畏之為吉德獎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誡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敗之來善惡之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即為除授凡選人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

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官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為夫食荼蓼者不知蘇甘居羸博者必為齊言紺緅隨染薰蕕易氣況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動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慎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

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邸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綱維備矣至於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焉其諸院講設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之士定其員數中開廣堂為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叙焉晨以談經晝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揔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特優者使之上聞遷其

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帥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雖居象魏之間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脩志業四方風動其敎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緜緜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爍邦家之光也夫

欒全集卷十

樂全集卷十一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禮樂論

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冑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於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辟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

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桓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於周有封籍於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强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爾後至戰國兵連禍結九法盡斁三綱咸解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而維持邦國八百餘年

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蕩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絶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脩宗廟以尊朝廷以嚴治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於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時將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體沮寑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蕩亡

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雋其文章儀物信美哉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於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嚮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於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桓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

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脩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竊詳周官凡制度施設悉繫之羣職人存則法舉上脩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於是徒能類其篇目而不屬諸典司止具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

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絶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㝢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於天下誠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維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

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革之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革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體稍能使民

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羣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導於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鄉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士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懿當之一說以折

衰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别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况禮樂之大固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廷列羣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於下以至率然不量僭陳

大議葢為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數條焉

學校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脩揖讓絃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念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

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祊之重也蓋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復載諸侯羣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之學猶存故子衿刺其不脩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

名儒隱德咸有門徒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錄牒或數千人至於東都學士寖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之行及桓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絶民勞板蕩而頼正人持教義士奮拯支壞持顛更延餘歷雖腥德已塞於上而清議不敗於下豈非教學之功漬染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絶而不續尋復廢圮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

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據宸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鴂舌知誦簡冊之言鋻首卉裳咸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祥文物炳然碩儒挺出故學校落俶乎灘渙續興乎郟鄏摹規大於齊魏絃誦聞乎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悅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熏襲瘵民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關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

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宮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伵然無主時敏厥脩雖得樂羣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丈之間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黃所聚輒立師長況夫學者為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勸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自餘歷

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偹立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篤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哉閒者近甸數郡之學雖為除予講官旋復縻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暇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錐刀可斂必遣王官惟是膠庠王道所在顧一士之廩祿廢墜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為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

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為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祿夫張官布職散劇繁時畧之則輕屬之則重貴之則人必同趨簡之則衆斯共薄事無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髙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為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賓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烝髦之選其嘗旌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精乎

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奬諭或有賜焉太學貢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得入乎館閣入館閣者必先歷乎學官猶近制先倅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自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脩禮義達乎閭巷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絃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

車服

臣聞為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誠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為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為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宫室門庭之式宗廟祭

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鐘鼓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旂斿纓就之制牢積饗食之品祼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覩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舃而皆乘車以馬為騑服異其輪輻衡軛轓幰帷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

之後兵燹接跡先王典禮褻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爲奇詭輿裳制度於古無說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爲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三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艓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玄玉佩紫綬烏皮舃笏用象牙乘車油幰朱網是時内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别至煬帝數事廵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

賤焉唐侍臣服令雖畧比隋制蓋陪祭服饗元會大事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巾紫襴袍環帶鞶囊佩鳥皮靴而已始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焉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為冠冕以莊其首為履舄以重其趨行步則有衝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鑾之節是故斯須而必在禮矣夫貂而騎趙武靈所制之服也靴戎履也合袴褶服也傳曰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尊卑無章民何儆焉苟曰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

而狂惑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太學有司草儀注從臣皆衣冠乘馬時議者以為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于便習長裙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所宜其議遂寢況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畀顯之以秩序而使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羣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巾履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為朝服而卒校胥

史為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絺繡自人君至於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賈踰於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為宜約前世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復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畧焉其卒校胥史盍稍撙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陛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僭俗

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畫伍為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議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寡將以敺之趨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敺而勵之未從也又為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緌以恥之已事其

事矣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老少異粻長壯殊役則是衣服飲食喪祭嫁娶之事莫不為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比為之長閭為之胥教訓敦勉繩非糾慝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興起矣自秦氏毀井田立阡陌賞勵貨殖寵縱兼并至有專地跨於丘甸籠利占乎山澤强弱相伏富貧相役四維盡棄淫刑以逞王道蕩壞遂不可復其流虐遺弊蓋至今焉於

後天下或合或離承運立統凡十七姓平國治世惟漢與唐以文景之盛德文明之英才朝廷之政既脩天下之俗已泰民知自重刑辟希省可謂既富庶而教之之時也不能圖建遠猷為之制節故其豐大及身而已天寶之敗仍親取焉今我治朝一統寰域日出月入咸被聲教自稚及耋不知驚擾導之以禮樂漸之以德義作法于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穡寡而游冗煩末俗逸而誠農困通貨貿遷者倅騎從後坐壓射利者大第相倚

食享列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妓妾夾侍四方新異咄
嗟畢到與夫躬執耒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
於後奴妾不售溝壑為家其勞逸如何哉臣聞周官以
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生貧苦人
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
民知分限規繩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
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
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

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何由作乎向者頒下
明詔誡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流之俗知勸矣夫齊
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
聞孝悌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
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繫之唐風且陶
唐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
嘗所臨治被化尤淳者乎今京師者宫室所在王教所
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固以表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

人知慕是當以道德為富而不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郢國魚龍橦索過乎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衺纖靡之服陳鬻於市流於四方詐偽奸欺聚為淵藪虧損皇道獘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事為之制物為之法掩塞末路摧省游人其兼并豪猾僭上剝下為蠹猶多宜深撙約使循律度勿令侵急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得一息之寬矣

雅樂

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偽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絃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於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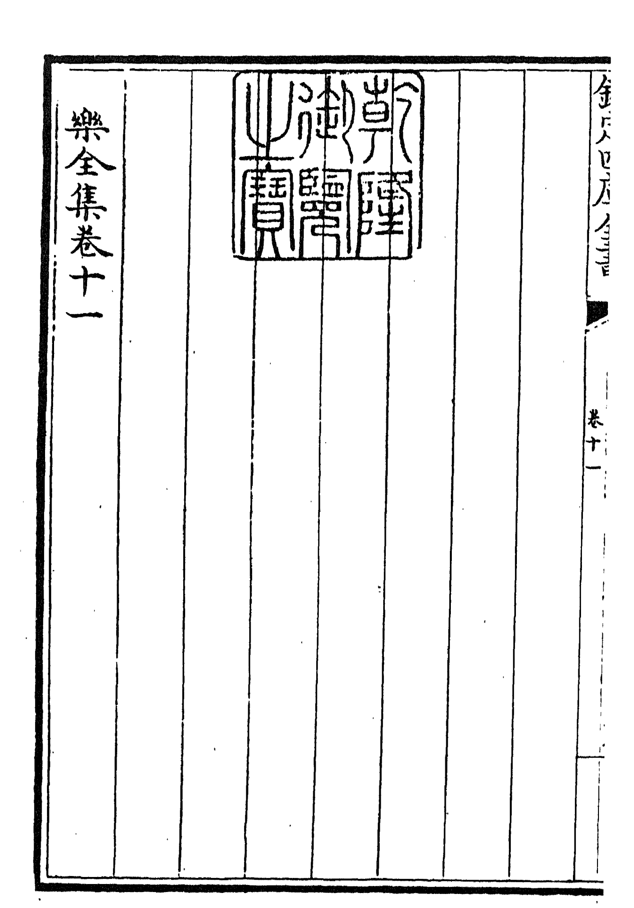
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乃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異國殊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辟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揉之以滛哇耳目熒瀆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禮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賓

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拊成禮而已間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葢國家深維治本脩起頹廢上以尊宗廟下以美風俗者也臣誠愚鄙不逹樂意竊思有以仰賛盛事少裨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於師胥瞽矇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鬼神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吕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叙得人之

戚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之列又漢制畀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内侯適子方為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猥惡汙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得而詳業安得而精褻慢三靈誣黷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執技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閒裳好賜聯翩

美仕朱紫垂章者亞肩於朝其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隷習之至簡曽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霑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鐘磬之音者歟今幸得朝廷興起古道較定鍾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署依司天監為之官次秩序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

衣冠之後或設為官𦿔若漢太常弟子為立選者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肄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鄉射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樂全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欒全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梘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吴俊

謄錄監生臣周克鵬

樂全集卷十二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刑法論

臣聞昔在成周惟厥文王克明德慎罰武世忿生亦式

謹由獄周公制六典蓋以禮正其本刑防其末弼成五

教民協於中爰及成康乃至措而不用夫子曰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故叔向以為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漢自文景之後朝廷立大制度行大誅賞輒會諸儒斷以經義亦能議事以制尊君卑臣辨是與非其論優大故三王而下漢道為粹東都之後法稍煩密南北異俗不勝其敝噫世失其道民散久矣其本先弱勢安得長故世雖平而易危國雖盛而易敗由乎制度不素立禮義不在人譬諸大厦巋然而柱石不固豈支久之勢萬目參然而綱維不緝固必紊之道為國而禮法不脩其何以致理

近在唐時禮刑煩雜禮既頻年而數革法或一代而再脩貞觀顯慶遽立異同之制永徽開元則有前後之格諸儒立異互出胷臆法吏迎合旋為輕重奇請它比盈於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睹是以郡縣承用者駮陷愚惷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故姦吏得以因緣為市也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恤刑辟之多濫始制郡國立司寇之官太宗更置審刑衆職以擾天下之獄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以分部四方申下

民之枉察羣吏之違是皆聖人竭情盡心哀矜軫恤之旨也自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急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宣室決事明過漢宣太官減膳仁勝唐文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可謂盛德矣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我有宋之在宥天下逾八十年一統無外清寧治平德教加於蒸民其陶化益深矣然刑未能措獄繫尚蕃其故何由蓋禮失於正本令急於防末上之寵貨物漁財利之路多筦榷

封占之門衆間之以權豪富人依公法為私姦侵剝黎民吏務因循或引贓賄不能抑强扶弱獄犴不平是以小民業蹙窮而思濫為盜賊窃偽以偷免饑寒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不原民之所以獲罪而賞吏之能發姦而得其情是猶大開欄穽高張罻羅舉鳥獸之獲而歸功於弋獵之師者也故夫吏者舉法令而檢非違牧民而導之以善者也而乃苛刻者巧弄而高下其心簡放者忽畧而鄙俗

其事不才固為猾吏所賣才者或為豪人所買求進者
徼文曲致以附會上意養望者宥故末減以取悅衆心
家自為評人執所見至有罪均而輕重殊罰科同而淺
深異比一切之弊皆歸乎民誠願朝廷觀法周漢之舊
深議禮刑之中損游商兼并之業益節其靡汰之費稍
寛利路以優齊民刪定律令芟其蕃異詆欺文致毛細
之法一皆蠲除務從省約使易遵守為大宋一典須用
乎天下豈徒當世之利固亦無疆之法也臣言雖濶畧

不該時術豈不近乎清源正本之論歟其時所尤急繫朝政之得失人倫之厚薄者畧舉於下冀以正其大紀焉

詔獄之弊

臣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刑者治之末路也然古帝明王所以輔德教非必刑人殺人劓刖人而後為刑也故舜稱皋陶曰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時乃功懋哉而臯陶歸美於帝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言君能以德撫民臣能將順其美乃大明服致時雍熙故至於無為而治也三代之王歴世治主孰不慎求理官之良以決刑法之平哉在周文王則曰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武則藴公式罰穆則甫侯訓刑西漢則釋之定國以寛平

名於文宣之朝東都則郭躬陳寵以矜恕稱於明章之際凡人主存慮於欽恤則有司盡心於讞當夫刑者有淫有濫有破家覆族人命之所繫可不重歟夫刑者有生有殺有亂邦危國主柄之所在可不慎歟未有不由寬慈惠和以得衆未有不由慘虐酷毒以失民立官選才蔽要處當兩造備具五辭簡孚小大之情鰥寡無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靈制又况多

張綱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辨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漢唐之覆車軌迹猶在漢有亂政而立黄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辟之興皆獘世也夫凡强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為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辟流虐尤甚濟其賊害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誣染善良屠陷吉士邪枉熾結寃横棼淪惟詐惟内惟貨惟來漢自黨事之起芟夷

俊乂邦國殄瘁朝野分離泯泯板蕩而至顛亡唐自晚節雖將相大獄亦成於閹寺吏復羅織豪人没取財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當先絶乎賕賂也於後南北乖刺民庶怨愁陵遲鬱否以成危亂故知刑罰者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我國家襲仁重熙明德慎罰震曜乾斷具嚴天威平康正直審用中典惟良折獄何擇非人慎測淺深之量必附寛平之比忠愛恩惠在人骨髓可謂祥刑寛

法率人無濫矣然頃歳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訊有司承旨頗復侵急於時識者懼履霜之漸已有寒心者矣而陛下神斷英發天徳剛健威福不假雷霆自然遠暨躬攬萬機首為辨洗斥遠招權之孽擯去隂佞之猾明明悉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垂制之大智聰明叡武之英主哉臣愚伏願陛下顯示明制垂戒無窮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屬於五極咸中有慶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夫受天之休為民之福德之甚盛其惟慎刑乎

不孝之刑

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

士慈惠之師所以教育元元導之以善使民莊事而效法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愆庭闈忠順兩虧何以事上涖官行法民何則焉故漢制郡國察舉板其行狀首曰生事愛恭喪没如禮此漢之取士先其行之道也夫親莫親於父母愛莫愛於妻子臣向覩邸報竊見臣寮至有弃其母而不養聞其没而不喪或糟糠之伉儷纔仕宦而遣之傷化敗倫豈有甚此且祿仕貴乎逮養孝思至於終身故累茵而坐更起思親之感三年之喪未報

免懷之重同爨有服緦之恤舊館有出涕之哀况昊天之劬勞授我身之形氣因心所至葢自然之義慈跬步不忘豈俟牽於禮律奚衣冠之同處曽蠻夷之不如相彼虎狼尚知母子之愛惟是梟獍不禀隂陽之和傷時人倫汙我王道且律文子詈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而没不哀豈特一詈為惡之重乎况不孝之刑十惡之首非赦宥所解臣謂必正叢棘之戮肆諸市朝投不毛之鄉禦乎魑魅及聞乎有司議辟但止乎停官罰金臣

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裳士人鮮全孝友之行率以宦游或緣婚媾遂營卜乎田宅輒輕去乎墳墓苟思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古者氏族各有流源閭里繫乎圖版一則賓舉自乎鄉里一則忠孝考乎閥閱轉徙僑寓蓋由亂離方我治朝宜從土斷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獨善而委兄弟之親臣實見之比比而是流俗相習弗以怪時議為常不以譏節義所以陵遲民德所以虧薄此其玷陛下之風教敗理世之體道壞

法侵紀其損至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別無兄弟迎養而不養沒而匿不喪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亡沒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別所立産而居者無問貴卑並當削其官爵投弃遐徼雖經霈澤不在原釋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同贓私法連坐之其父母俱亡未葬而求官雖有明條率多冒犯臣欲乞應居憂服闋叙官日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委已畢葬即得與除叙如此則中庸之人當循

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敦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

官刑之濫

臣伏以先帝勤恤有邦明慎庶獄故內置審刑之職以覆天下之辯外布提點刑獄之司受民詞牒使侵枉無辜之人有所訴告得察舉州縣二千石以下羣吏一道百城糾攝千里其選任甚重夫吏民之訟州縣不得其情而能復於外臺者固鮮矣外臺不為受則已矣鄉鄙

之民有能至於肺石者乎是故天下常有寃人常有滯訟今之有是司是為民吏開取直之一門矣豈非國家盡心于小大之獄者歟然今各所部廣者至數十郡而按行封域不許分途故終歲廵歷不逾一再窮乏之民投訟既不能遠就疑滯之繫有濫或不能盡聞臣愚以為逐路可立廨於道里之中一人行一人處行者察郡縣之治處者受吏民之訟使訟者有常適治者有所憚又臣比見州縣羣吏有以剛介忤長吏及為衆所惡忌

者或以微犯下獄遂致非命臣往歲風聞亳州有以職官知衛真縣黎德潤者猾介不善事上官嘗以事忤長吏遂捃摭其微罪攝取將推德潤懼不免逃逸將赴都自訴本州遣爪牙士逐至襄邑縣獲之械而至州下獄摭辱備至竟無罪狀可按諸吏懼其得出而有辭也諷獄官絕其食而死及奏按法寺議辟止罰金仍復舊任勑下而德潤死矣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鞫者本屬州縣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攝取劾焉其應對辨者移州追遣夫官吏抵罪既非常有處者一人可以訊之矣或就繫者積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同鞫焉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

羅枉濫之酷夫郡政之舒慘由長吏之仁暴其有貪殘自用𢿱昏昧理倚法以削恣情無憚則是流虐被境人孰敢遏雖有掾佐地卑而勢弱葢亦徒展螳蜋之臂雖有介貳事同而力亞孰肯輕犯豺狼之口故多容容自守循循引避不倡和者難矣能持執者鮮哉又況以中人而居下位罕不迎風而迎意者也近如蘄州王蒙正之姦暴林宗言之侵辱其可知矣且宗言朝士蒙正員外官敘固相亞埒守牢未為遠絕以地居控轄摧屈至然

又况尊卑不侔位貌相邈者乎死為宜矣故臣請官吏抵罪當繫者付提點之司劾焉則庶乎盡情之實免鍛鍊之枉誠用刑之一益也

吏為姦贓

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能盡情枉直不能察微然其身

正下不容大姦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舞文倚法舉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自持必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尤昏者抑為易去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辦之效陰構自固之術行偽而堅順非而澤諂諛承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貫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為姦贓其罪特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焉得非

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蕩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摠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又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隔乎千里之外較其疏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

上聞及其事暴遠流盈貫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謠言大播而實狀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牓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避其辨敵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誠朝旨寬大不欲擿切羣下發揚隱私臣竊有惑焉闊畧乎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寃抑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抵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督之誅夫其

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舉其職以考羣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絶姦貪以清庶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聯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藴崇之絶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

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貪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為士棄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暴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恥以姦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

贓吏不錮自古論棄故二公得以寛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乏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騂哭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踶而銜蹶矣故抑强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為施生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樂全集卷十二

樂全集卷十三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武備論

臣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文德脩於兩階聲教被乎八埏兆庶懷仁愛之如父母夷狄慕義親之若君師愷悌之化行暴亂之端戢是謂善為國者不師帷幄之中几筵之上指顧之際得失起焉

蘖折其牙厲平其階其為理也有不可亂之勢其為備也有不可犯之形此謂善師者不戰合軍聚衆交和而舍將誠勇智衆誠精練天地誠得法令誠信而我之廟筭必勝矣此謂善戰者不敗雖然兵者死地而戰危事也故昔之為國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故為國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不可勝者備也可勝者戰也故曰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備於無形策於無聲攻其心於未合伐其謀

於未成故不待交綏而敵已屈夫如是又何智名勇功之有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葢取諸豫又況宅天下之大而可以忘武備乎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昔周氏因提封之地立乘馬之法天子六軍兵車萬乘比年簡車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漢制京師則有兩軍七校郡國則有材官樓船皆歲時肄習武事未嘗廢也後晉武帝既定

吳會講武於宣武場時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縣武備帝雖稱善而不能用永嘉之後寇賊蜂起方郡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成戰國至隋文平陳始通王統內置十二衛棲功臣於散地外分折衝府備兵籍於調發唐因其制凡三百七十四府散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後承平漸久中國安寧於是逃者不捕亡者不補衛士無實籍衛將為虛名至天寶中遂停折衝府而幽陵之師堂堂焉在咸鎬之郊矣於後章武削平

羣盜愜復兩河而植潁無成務之才旋至叛渙昌俔建銷兵之術更取孤危本弱末強漸成顛拔強蓄內侮王室其顛今我治朝丕迪皇道海寰一統神旗無指伐之行戎虜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化平治定三紀於茲是以衣冠搢紳不道軍旅之事貔貅士卒罔知戰陣之容天下安於隆平郡國頗以無備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可無用不可無備善師不戰備之謂也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政之本經惟文與武

禮樂制度文之施也禁暴戢亂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陋愚諸生不達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可施於世者冀上贊廟堂之餘論焉

民兵

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為伍兩卒旅軍師之制乗馬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之辨其鼓鐸鐲鐃旗物號名之

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示以號令之信習以陣列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為農起戰則為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聲相辨自三代至於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貞觀中因踵隋制内為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於畿甸及諸州而名隸諸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於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承平漸

久武事不脩天寶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虛邑及盜起范陽併河朔獵留鄭衝鞏洛突函潼如踐無人之境焉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勲勞拔用聚斂之臣廣為斂刻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亡餘悍將驕兵未厭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募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為假子取其爪牙之效為厥子孫之謀故大歷中李正已擁青兖十五

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據趙冀七州之地養兵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土宇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真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瘠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真乃籍戸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焉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

射抱負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内之鄉得戍卒二萬前既不費廪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於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悦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為藏姦之淵藪相為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僢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祖之北征也亦嘗制為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

鄜綏騷國兵再刱義軍奮拒號為强鋭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强拔距裹糧淬刃惟敵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廪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罷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利害嘗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祖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户千為户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為户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

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為一軍諸郡縣之大小視其民之衆寡設為圑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頒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作驟趨擊刺之法州長廵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脩命歸鼓鐸旗物兵器於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寬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寧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

奔擾百人譟哭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黄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烏合於倉卒計非其素定無決全之筭非訓練之鋭奮梃為戟揭竿為旗而躁郡夷都如摧枯破竹瓦解土散彌漫莫遏雖秉朝政之有釁抑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士服於田疇部伍存於軍籍兵仗貯於官府粟帛實於帑庾寛其苛歛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整内則禁衛驕兵可漸消減雖外敵有

冒頓之雄叛將有蚩尤之强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顧議者以為何如

任將

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為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覩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為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粤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卿出將無文

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軍奉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弄兵內侮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擁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於朝調兵於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充實民用家足本

末相稱表裏相託誠天機神筭平康之道也至於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勲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法之臣務專乎寵利兼道開鎮地逾四履鋭卒殲於沙磧邦財空乎上林葢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暮叛更相禽獮或自篡逐生民焦灼勦絶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

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曁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蓄方岳戎帥率自脂成至有市井賈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劵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都至於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貿貸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為相在軍則為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尅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

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為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髙密光武之元勲本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荆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㑹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帥皆選朝廷清重之士搢紳名望之流介胄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為三公八座出為行臺摠管故自三代而至唐氏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茍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

乃為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為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為武以引強為材羸股肱而決射御程軀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歷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宣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

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鄙衆必誚其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

兵器

臣聞鑠金為刃弦木為弧古之聖人以威天下故國之重器厥惟五兵歷代寶之以為神物是以周官六職工居一卿其治兵之工則桃氏為刃函人為甲冶氏為戈

戟廬人為殳矛弓人為弓矢人為矢其典兵之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職掌辨其物受而藏之以待軍事故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為良夫寒温異宜陰陽異齊此天時之節也剛柔殊性堅脆殊理此地氣之分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此工之巧者也古者百工之伎必皆世守監長日號戒其不良物勒工名識所精濫而有司乘其事攷

其器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之是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忘武備邦之大經臣竊見今之州郡所上兵物徒有兵數實皆濫惡不足為用葢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務監長安能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具又州郡率少軍匠借役民工以次姦侵茍求速就及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惟貨是問閱數而已其為弓也角觔無液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撓縱其為矢也笴羽無深厚之數故其發之必翔佹其為刃也金無煎和之齊

安得散盡而不惡其為函也革無豐約之制安得長圜而便利夫介胄不完士如袒戰器械不精卒猶手搏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兩旅權服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焉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進以命爭命以首爭首而弓折刃卷甲裂鐏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奪其自救之具也不教民戰尚謂棄之投人於死豈仁之謂管子曰致天下之精材者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來工三倍不遠千里矣又曰聚天下

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記曰日省月試餼廪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臣謂宜嚴立新條務釐此弊外使州郡守倅通領工作而委提點刑獄揔檢之厚匠手之稍食寛日課之役力材取乎精不取乎豐工務乎盡不務乎速器求乎良不求乎多吴戈越戟之利燕弓代革之勁因地之產就民所工設為監司厚價募取則雖田閭之下匠鍛之巧一人一藝咸歸官府矣而内選重臣掌其守藏司其須入凡州郡所上必有試焉工

有不當必行其罪如此則府皆善兵國有重備以待武事無誤他時夫害起乎甚微患生乎所忽兹事雖小所繫極大故獻鄙議冀裨冬官氏之闕政焉

樂全集卷十三

樂全集卷十四

宋　張方平　撰

芻蕘論

食貨論

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者百用之權興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乏黄帝堯舜經土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

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利備焉禹辨三壤定九賦懋遷有無萬邦作乂周文王在岐制司馬之法建平土之政均土地連什伍以稽其人衆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令貢賦稅斂之事葢古之王者所以制財用之道惟田及山澤為正其百工商賈衡虞之賦以其浮食去本之民猶罰而抑之也自周之衰庶民失職經界隳壞繇役横作秦知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急耕戰之賞尊奬兼并猾詐之人棄削王

制務為一切深害偷苛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太半之賦
征戍輸發並起勦絶蒸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潰叛漢
氏接秦之弊務安百姓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景躬脩儉德節用而愛人
四方和平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盡滿府庫皆餘財人知
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媿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內
興工作七十年之積未幾而竭盡征戍交起天下共其
勞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擾騷百姓抏敝以巧法財賂衰

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而言利立功之臣析毫分銖之士紛然而進矣於是設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置爵級制榷酤筭舟車占積貯又下告緡之令更造皮璧之幣天下蕭然無聊矣以一人侈心之故為生民萬世之患是故聖人尊仁貴義稱歎儉德以利為賊其意遠哉自兹已還掊摘愈甚損下益上日剝月朘侵刻小民以為忠功南北披攘王澤竭矣在唐初世薄賦寬徭天寶季年國用寖廣邊有立功之將朝有

專柄之臣戚里相驕女謁競進故崇禮慎矜韋堅王鉷以聚斂而進實繁有徒為上聚怨為民瘡痏是時承平既久民不願亂而此數人進邪策以侵擾之終為厲階以致喪敗迨至德之後兵戈不息調發轉餉百役並作人户凋耗版圖空虛賦斂多門殊科異調計司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猾吏權臣因緣為市津渡有率堰埭有征廬舍有税苗稼有斂乃至平率豪姓配取僮馬夫人之常情與則喜奪則怒故先王見其與之形而

不見奪之理然後民可得而有也橫斂雖復利在侵剝猶以抑末遏强為辭唐氏之賦也異哉直取無名曾何異乎刼剽掠奪之也歟昔者明王之保國也其經費制用夫豈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矣然其所以御輕重調盈虛出入之節備儲之道必有術焉爾大約唐制租庸之令定於武德兩稅之法起乎建中牢盆之利大於第五琦而成於劉晏榷茶之禁萌於趙贊而成於張滂進奉之名起乎興元於後則有日貢月進之臣方鎮羨餘

之目瀝民膏髓結上恩澤不領於縣官之經費而入人
君之私藏焉此唐氏制財用之大經也我國家撫有萬
方富全四海太平安樂且五十年邊塞無聚徒宿師饋
運賞功之費州郡災沴足以饑穰相補民無急征雜調
朝令暮具之急是宜綽然舒泰而乃公私之積不足兼
年不幸仍饑民力困屈所在倉廩無以振救其由何哉
非以天下之民趨末而背本者衆生之寡而靡之多外
則彊敵為耗而供億無厭内則兵旅冗驕而匪頒亡度

法制不立故編民僭王侯之服羞教化有虧故齊民入釋老之邪道倚市萃乎游手命卿鮮乎誠士是故耕桑之民漸鮮衣食之路益狹而資以奢侈用無紀極夫如是安取乎富且庶者哉是以聖人制民別其四業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卦象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故

先王制禮立法要在使人循於軌道裁其淫過使之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爾管子曰使民知分王道之本也若乃上不能節用嗇費使人以時國之制度不立民之游蠧不去則雖吏吾之權術李悝之能盡地力晁錯之善議論諸葛亮之理國用亦不足以有成也謹列往代濟國利民之得策危邦害物之亂謀可戒可法宜於今者舉其要焉

屯田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務恢封畧疲獘中夏外事邊圉魏氏之後吳蜀鼎立永嘉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鄙夷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設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魏武之經畧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

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稟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萊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構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獄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箕踞待哺至憲宗時

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户而資一卒人力凋敝可舉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合焉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慎德靡遊于逸于觀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徽啬用罔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於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

策雖未能盡該乎體要顯辨其利迹而或者猥爲異說
破其端緒臣輒爲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
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
守而後有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内地也臣應之
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邇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近緣陳
項晉荀羨興石鼈之利分界東陽齊嵇氏置懷義之屯
乃在河内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
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由田務

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揚許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曠地力不盡密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内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浹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於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贍決河之所墳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北迴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廪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可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

前兵民同業本調取乎農版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
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於無所容然後入於軍
籍且其驕也久矣呴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
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
中解甲胄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
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
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
慊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事濟而衆安在資權而

成務臣雖不敏請試効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大半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倘優制招來豔之以利寛其賦入復其他傜則願屯之夫襁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强鋭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

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真亦博矣

倉廩

臣聞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積豐年補敗雖累凶年民弗之病然後德化流洽禮樂興焉此三代之盛平土分

民富庶而教之本也周衰經界失叙生業不平則有權謀之臣通變之士調盈虛之數脩輕重之術以制國用均民財若夷吾之準平李悝之平糴漢桑弘羊之均輸耿壽昌之常平下至齊氏義租隋人社倉之制是皆便物利民濟時合道安人之仁政為國之善經也孟子曰犬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是知蓄委者國之大本檢發者政之大平饑穰者天之

常行備預者人之所及者也故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而人君御之以凖然後民有所恃也國家之承平六十年矣漕引東南之粟以輸太倉巻地無餘常若不逮而僅充兵食邊塞之積鮮及兼年强家之藏舊不接新貧人之餉朝不繼暮不幸而有凶旱水溢之災民力匱竭國無以振救老弱轉死相枕溝壑方騃而圖之强發私廪千里轉餽重為勞費官民皆擾不亦謀之末乎比者勅書有諭州縣使立義倉

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一之制於兹三年天下皆無立者況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為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隳壞孔易或諆以為利而轉以為害彼義祖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始為百姓儲備之道終為僻君淫侈之費是於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

前代之善策為齊民之大計明立條式權其斂出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為囷廩於中户已上為之等級課入穀麥其輸入之數視歲薄厚為之三品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饑發以賑給小饑則約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約大熟之所斂專自縣鄉檢校之無使州郡計司侵取雜用焉此則收自優户穰歲之有餘散於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兼并賈人挾輕資蘊重積筦其利以豪奪於吾人此其協於大易裒多

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契詩人京坻之頌應時令振乏之理使民足而知順讓益歸於本業誠為國之大事也

稅賦

臣聞理人之道地著為本分民之要平土為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立步畆以正經界夫受私田百畆公田十畆是謂什一之法夏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百畆而徹皆什一也故春秋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者也其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準肥磽以為差隨厚薄而收入是以春秋譏宣公初税畆謂履畆而税擇其善者取之故君子惡公以為於民已悉矣自廬井之壊而王制大亂民生失平税賦之法不齊矣漢初接秦之暴務安殘氓約用省禁薄田租至文景之際乃或三十而收一時更盡除勿收可謂寛約矣於時網疏而民富百姓安樂知重禮義天下之刑獄幾措焉夫厚斂則民困困則姦盜起而刑辟重輕賦則民足足則禮義興

而刑罰簡刑辟重則民愁怨而思亂禮義興則民安樂而思治思亂者視其君如仇讐雖箕微之仁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愛其君如父母雖蚩尤之孽不能使之動而危葢厚斂起乎荒汰薄賦由乎節用秦自暴政之并天下侈心無極恢大封域北拓胡地南開越境於是發閭左之戍掃天下之命飛芻輓粟萬里轉餽暴骸露骨積於邊荒內興功事窮極力役創阿房之宫備六國之制胡亥發徒百萬以營驪山及山東兵興聚師待餉

此所以收大半之賦而不足也漢初定天下生人困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文躬脩儉節仁愛清靜宮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飾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後宮親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惜百金之費罷露臺而不為匈奴背約犯塞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治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物不藏金銀又親行耕籍之禮以勸農事務廣儲蓄以備災沴此所以三十而稅一或盡除勿收而國用足也自漢叔世吳魏三

分司馬氏之南渡中原剖裂外備疆事百役之費內則

閒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橫斂科調雜出是故漢有虐

政而作田畝之賦齊有淫政而重牀調之租隋有亂政

則有先期逆征之暴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稅舊

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疲人自取孤弱是何異割肌膚

而滋口腹事枝葉而剔根心反裘負薪徒有惜毛之意

斃人以梃不知罪歲之非剝斂之名可謂窮矣國家接

衰唐之頹綱經五代之亂軌平四方之僭閏立一王之

法式其橫出之筭無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比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賦之重輕裁使平均本於寬約利人奉國誠為中典夫古之田制有賦有稅稅以待郊社百神宗廟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之給賦以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今夫車馬甲兵之資士徒之衆皆縣官素具不復籍於民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畿甸之外歲供兩稅無他課調則是今制賦之法抑已簡而有經矣至如山原之地或

入稻秔之物陂澤之鄉或有縑綈之稅捨其所有責其所無農人供之其貴自倍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倍稱而取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重困也誠依古制均定壤賦隨地所産因民所工省其雜名專為穀帛除折準之令去錢刀之目如此則國之經入如故民之輸出有常利歸於誠農權奪於富人上之德澤加於百姓民之頌聲興於天下可以制梃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汙吏矣

畿賦

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處勞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後康四方理國之體也今所謂租税之法更徭之制而王畿最重品色尤煩力耕時穫無水旱蟲螟之害田賦適辦銖收毫聚累以歲月生業甫立敺就一役隨復破散故甸内之民鮮有盈室者昔明王保邦預備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

救日不暇雖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緩急之率不及均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携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禁不能止流亡播潰之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度制民之産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縞羞具居室過於侯王淫侈之俗日以輕僭賦調所不加

百役所不及優游逸豫專事驕靡而農人侵冒寒暑服田力稼以供租税以給傜役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内外勞逸之殊如此此豈抑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國家發德音布恩令必首及輦轂或曲有所被重罪者末減輕繫者疎宥姦邪桀惡踰軌亂常草竊偽濫不經之民咸霑渙澤而農人積逋舊負錐刀之末不蒙蠲除侵肌斷髓連錮妻孥此豈推恩布德之道乎兼并之族姦宄之人以幸近於天日故特

蒙於庇照而此農人澤不下及臣愚疑其未周也誠天
子哀此疲人霈然加惠除其雜調變折之目寬其稅入
庸役之令採其孝弟力田節義之人賜復其家以勵風
俗因制王畿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權豪侵併貧弱
上以為國備下以勸農功使本業之人得自比於兼并
姦宄同被上之恩澤此不亦强幹優本之道歟

樂全集卷十四